

天涯心旅丛书

辛斋随笔



姚新兴著
海南出版社

姚新兴 著

辛斋

七

由彦珩
刻

海南出版社

责任编辑:杨 钧
封面题字:启 功
扉页题字:周慧珺
封面设计:方 学
封底篆刻:汤兆基

辛 斋 随 笔

姚新兴著

海南出版社出版发行

570216 海口市金盘开发区建设三横路2号

各地新华书店经销 湖州日报印刷厂印刷

开本:850×1168 印张:5.5

1999年8月第1版 1999年8月第1次印刷

印数:1—2,000

ISBN7-80617-390- O/I·100

定价:12元

序

“西塞山前白鹭飞，桃花流水鳊鱼肥。青箬笠，绿蓑衣，斜风细雨不须归。”唐代诗人张志和泛舟苕溪时吟唱的这首词，真实地展现了多姿多情多山多水的浙江湖州。

一方山水养一方人。湖州是我的故乡。她位于太湖南岸，与苏州、无锡隔湖相望。其历史悠久、物产殷阜、名人辈出，早有口皆碑。

离开家乡几十载，魂牵梦萦的还是我那故土，那处处洋溢着的水。少小离家老大归，当忙里偷闲，奔回故乡，印象最深的还是那水。在临河的茶楼中，在岸树的倒影里，连那抑扬顿挫的乡音，水袖舒展的湖剧，都有水的精神、水的韵味。年年月月，水伴人，人伴水，水滋润着湖州的沃野，哺育了湖州的儿女，千百年来陶冶出湖州人特有的性格和文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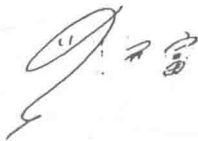
虽然不常回湖州，但只要一回去，总会结识一些故乡人。他们良好的精神状态，艰苦创业、勤奋好学的精神，深

厚的文化底蕴,很使我感动和佩服。他们中的许多人后来都成了我的朋友,姚新兴便是其中的一位。我与姚新兴认识是在八十年代中期,当时他在湖州一工业经济主管部门工作。他初给我的印象是诚朴而谦和,话儿不多,内涵丰富。后来慢慢地对他有了进一步的了解。他的父母均为中小学教师,因而自小受到良好的文化熏陶。虽不满12岁便遇“文革”而辍学,但强烈的求知欲,使他走上了漫长的自学的道路。他上过函授大学、刊授大学,后毕业于电大文史专业;他自小喜欢水、喜欢山,也喜欢学习,尤其是书法。进善琰湖笔厂工作后,发奋要改变原来做笔工人“只知笔头向上做笔,不知笔头向下写字”的现状,于是求师访友,刻苦研习书法,并先后师从谭建丞、单晓天、王秋野、应金阳等著名书画家;他与国内许多著名书画家如沈迈士、费新我、周慧珺、闵学林、汤兆基等长期交游,时时请益。八十年代初,他被选调到湖州书画院,从事书画专业工作。其书法篆刻作品也频频亮相于国内和日本、韩国诸多书画展。当代著名书法家沈延毅先生赞其书法“笔力通神”;费新我先生誉其篆刻“石破天惊”。其作品曾先后被《当代书法家辞典》、《当代青年书法家辞典》、《当代印人名鉴》等辞书收入;并先后被浙江省书法家协会、浙江省青年书法家协会、浙江省工艺美术家协会吸收为会员;他还是湖州市工艺美术协会副主席、湖州碧浪印社副社长。为此浙江日报曾有《从笔工到书法家》的长篇通讯,详细介绍姚新兴刻苦自学,钻研书法的经历。

我长期从事新闻工作,对书法没有下过多大的功夫,

但知道要把字写好就不容易,要成为书法家更难。所以我对能写得一手好字的人特别敬佩。在一天傍晚我曾去过姚新兴的住处,其住房不宽敞,但有一间令人羡慕的书房,书架有古今图书千余册,案头置放着笔墨纸砚,还飘着鲜墨的余香。这不禁使我想起当今有的人沉迷于“方城”、“孔方”、歌舞酒宴,终日恍惚,不能自拔。而姚新兴甘居陋室,读书练字,修身养性,实在难能可贵。在他的书房里闲谈中,得知他工作之余尚有许多爱好,除了练字习画外,还喜买书、藏书、读书,进而又喜欢写些短小文章。我曾读过他数篇有关经济方面的文章,立意、观点均有独到见解。近年来,湖州日报同仁将每一期《湖州日报》寄赠与我,在该报副刊上我能经常读到姚新兴的散文,感受到他的文化功底。

今姚新兴将历年所作汇集成册,定名为《辛斋随笔》,嘱我写序。我披览其作,文如其人,平淡自然,意境无限。在几十篇散文中,以记人记事为主,它讲述了一位青年人求师求学的经历;回忆着前辈师长对后人谆谆教导的情景。作者发自真情实感,读来亦为之感动。使人体味到水乡独特的韵味、独特的文化、独特的求知精神。



1999年5月19日于北京

(罗开富:经济日报常务副总编辑)

目 录

拜师记·····	1
谭建丞与邓散木·····	4
我的书斋·····	7
海上四书家·····	10
普陀行·····	14
集信札·····	17
李英先生·····	20
墨香留人间·····	22
蒙公祠的传说·····	25
认识黄胄·····	29
宽斋·····	31
凤鸣楼主·····	33
三痴老人·····	35
厨房里的搁板·····	38
想起侯镜昶·····	40
学刻印·····	42

篆刻家陆树基·····	45
又到过年时·····	48
过年话年节·····	50
集邮·····	52
谭建丞师从张宗祥·····	54
刘墉其人其书·····	56
漫话篆刻·····	58
当代“卫夫人”·····	60
陆存斋两次死里逃生·····	63
谭建丞与孙禄卿·····	65
叩访沙孟老·····	67
左夫先生的篆刻·····	71
小楷名家王礼贤·····	73
吴学愚与朱古亭·····	75
亦师亦友话闵君·····	78
永不褪去的记忆·····	81
澄园先生小传·····	84
二百兰亭斋古铜印存·····	90
沈彬如画马·····	92
游兰山记·····	94
书画鉴赏与收藏·····	95
星期天逛书店·····	99
仁风扑面·····	101
角闻楼主·····	103
秋翁谈书法·····	105

长兴一日记·····	109
游烂柯山·····	112
黄山纪游·····	114
翰墨飘香·····	117
新我左笔·····	120
苕溪野老·····	123
迪庵先生·····	126
学下象棋·····	129
凌虚画金鱼·····	131
为澄园师编书·····	133
我与澄园师·····	136
落笔健如虎·····	141
铁笔左篆汤兆基·····	144
湖笔·····	146
盛暑话扇·····	148
慧仁先生·····	151
艺海风流·····	154
铁耕默默耕耘于艺园·····	157
换笔·····	159
曹工化跋·····	161
后记·····	165

拜 师 记

幼喜涂抹，匆匆已 20 余年。由于天生不慧，加之刻苦不够，至今仍在学书道上徘徊。回眸 20 余年的学书经历，甜酸苦辣，有成功时的喜悦，有失败时的沮丧。特别是那 4 次拜师的情景，至今仍记忆犹新。

记得第一次拜师是在 1973 年。那年我刚进善琰湖笔厂工作，天天与毛笔打交道。“文革”期间，空闲时间较多，而业余生活又很枯燥。父母见此便嘱我，你幼时喜习字，现在又是个笔工，何不拜个老师，学学书法。到什么地方去寻师呢？一天，我偶然在《解放日报》上看到上海市中学生书法比赛获奖作品介绍，对其中上海培光中学程伟康的书法作品十分欣赏。于是冒昧给程伟康同学去信，提出拜师学书法的意愿。很快他回信，并寄给我一大堆书法资

萬古吟
光陰似水
乾坤一
新興學
地如休
行

谭建丞 书

料。我们相互交流通信好几年，现在想来，他应是我的第一位书法启蒙老师，虽然他年龄比我小了整整4岁。

第二位老师是程伟康介绍的。1976年夏，程来信告，他从学校毕业，参加了工作，想把我介绍给他的书法老师应金阳。应是上海有名的青年书法家，曾在上海中国画院工作过，我早有所闻。经程介绍，我与应老师挂上了线，从此，我每月将习作寄给他，他批改后又寄回与我。大约过了一年多，我提出去上海拜见，由于双方未见过面，于是相约在上海大达码头

见面时，两人手中各拿一份报纸作为接头信物。在以后的几年里，我经常去上海应老师家求教。当时他家住上海蒙古路，住房非常狭窄，我一去就给他全家增添许多麻烦。师母张烨在一所中学教语文，知



应金阳 书

书达理，心地善良。他们有两个女儿，均从小喜欢上书法，曾多次在有关书法比赛中获奖。大女应隽后留学日本；小女张卉上海大学毕业后，从事新闻工作。

第三位老师单晓天，是应金阳引见的。1979年，我在应老师家过年，吃过年夜饭后，应老师与我说，你的书法已有一定基础，为了使你进步更快，我想把你引荐给我的

老师单晓天。单晓天是我国著名书法篆刻家，我一听十分高兴。

晚8时许，应老师带我叩开了单晓天先生的家门，单对我们除夕之夜来访感到惊奇。应老师在介绍一番后，马上代我提出拜师要求。单先生在仔细查看我带去的

习作后，满口答应，并当场为我刻制名章一枚，边款镌上：“新兴弟留念，七九年除夕，单晓天”。

临别时他再三鼓励我，虽然你学书法年龄偏大，但已有一定基础，只要刻苦努力，今后定会成功的。单老师对我这位外地的学

生十分关心，也非常严格。有一



单晓天 刻

次，《湖州日报》上刊登了我的一幅书法习作，他知道后，不仅指出该作品书写的毛病，而且告诫，学习任何东西都要打好基础，不要急着想出名。

1981年初，单晓天先生得知我调到湖州工作，给我来信，告湖州有位谭建丞老先生，是他的师叔，书画界前辈，希望我好好向他请教，并写了推荐信，要我去拜谭建丞先生为师。就这样，谭建丞先生成了我的第四位书画老师。

在以后的日子里，我除向谭建丞、单晓天老师请教外，也与应金阳、程伟康他们继续保持着密切的师生关系。（1992年）

谭建丞与邓散木^①

前不久，我们访问了年近九旬的湖州“书画老人”谭建丞，看到他案头堆放着一卷装帧精美的自制的印章集，内录七方印章，全是已故的著名金石家、书法家邓散木为其镌制的，印面朴茂多姿，且有“建丞先生教正（或留念）”的款字。谭老见我们对之很有兴趣，便用他那苍沉而沙哑的语调，缓缓地叙述起40多年前他同邓散木先生那一段颇为特别的交往——

1940年初夏时节，邓散木先生假上海贵州路某寓，举办个人书法篆刻作品展。揭幕那日，客居沪上的谭建丞兴冲冲地偕同道前往观赏，对其中“跋扈将军”和“后来新妇”两方印，颇为倾倒，觉得布局之精湛，刀法之古劲，妙不可言，不禁失声赞叹。适被邓散木所闻，遂相攀谈起来。原来，他们早已是彼此久闻对方大名的“老熟人”了。谭仰慕邓的金石文字，邓则爱谭的工楷丹

建丞先生教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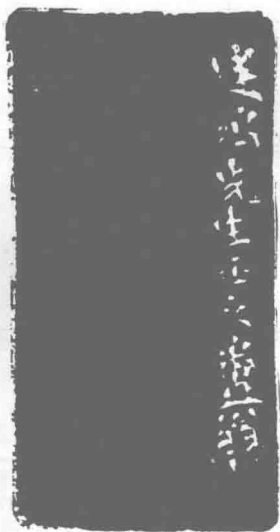
集羽

邓散木 书

青。两人从秦玺汉印说到敦煌壁画，又从殷契周铭谈到明清山水，大有相见恨晚之慨。临别，邓散木为结识了一位艺术知己高兴异常，取出自选的印集相赠，并在扉页上用隶书恭题：“建丞先生教正”，下钤“粪翁”朱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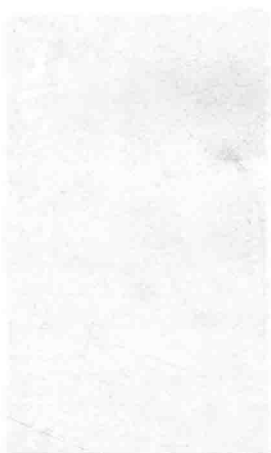
嗣后，邓、谭两君互访磋艺，过从甚密。谭建丞除擅长书法、国画、佛像之外，犹喜篆刻。得识散木先生后，每每携印讨教。邓观其作，多囿于规矩一派的影响，便不客气地直道：“你的印章法呆板，缺少新意，刀也浅浮，线条软疲疲的。这么下去，定归学‘死’……”谭建丞深感所言至肯，乃发狠改弦，重新由汉印入手，临摹历代名家之作，熔蓄众长，技法大进。两年后，他刻制“潘”及“趣琴”一对，散木先生见到，爱不忍释，执意“扣”下那枚“潘”印，以为留念。

在谭建丞以印事求教于邓散木的同时，邓亦常邀谭探讨画技，聆教释疑。一日，正是“紫艳半开篱菊静”的仲秋，散木先生与其学生设席，延谭聚酌。酒过数巡，邓酡颜微醺，绘



邓散木 刻

兴勃然，提笔挥就一幅“西风图”。画面上，七颗新柿盈盈红透，硕然堪摘。旁观者一片喝采；谭建丞却唱反调：“画的意境是不坏，笔墨干净，色彩味足；但构图的层次则有毛病，七个柿子哪能面孔贴面孔地叠在一道？”邓听了，连称“有理！有理！”当下弃画重绘，并乐呵呵地指着谭建丞说：“论篆刻，我自然可以做你的先生；但画画，还是你‘棋高一着’，我悉凭批点！”（1987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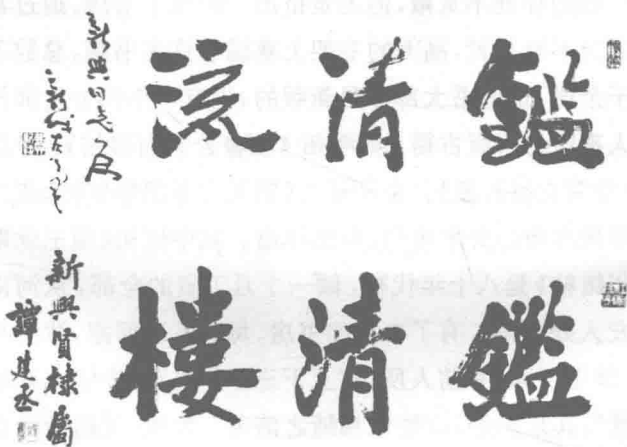
①此文与方戈合写，1987年8月9日为《解放日报》朝花版刊登；越年12月4日又为《钱江晚报》刊登。沈祖安先生读后曾有观后感发表于《钱江晚报》。

我的书斋

我的住处不宽敞，但还是挤出一间做了书房。通过常年累月不断添置，高大的书架上塞满了许多书籍，总数不下千余册。这些书大部分是新版的，也有一小部分由师长友人惠赠的旧版古籍，如明拓《颜鲁公家庙碑帖》、清版《赵松雪文集》、原拓《金刚经》、《明王觉斯琅华馆帖》和二十年代出版的美术报刊、原拓印谱。其中原拓《明王觉斯琅华馆帖》是八十年代初，倾一个月工资的全部，从河南一友人处购得。有了自己的书房，每天下班回家，沐浴其中，披览所藏，有前人所谓“上下三千年之观，纵横九万里之意”，其乐融融，疲倦烦恼随之消失。为此，我还专门自刻巨印一方，文曰：“自得其乐”，拓出印蜕，装入镜框，置于书斋醒目处。

有了书房，总得有个书斋名，因此就附庸风雅起来，学着那些文人样，有了“闻波轩”、“听潮阁”、“鉴清楼”等一溜儿的斋名。这些斋名应该说均有一定的出处和意义。我原住闻波兜，不远处是唐代石桥——潮音桥，于是就取书斋名为“闻波轩”、“听潮阁”。1984年，著名书法家费新我题赠我一横披，文曰：“鉴清流”。“流”与“楼”音相

近，遂请湖州谭建丞先生题“鉴清楼”，谭老题就后说，“鉴清”二字似乎口气太大，挂之不妥，所以这斋号至今没敢用过。1988年后，我听取谭建丞先生、费新我先生的建议，更名为辛，复又定书斋为“辛斋”，意为读书、练字、爬格子是件辛苦事，但又必须付出辛勤的努力才有收获。上海书画家汤兆基先生曾为“辛斋”作铭；中国书法家协会



费新我、谭建丞 书

主席启功先生专门为之题写了斋名。我将启老题字做成匾额，墨底绿字，加上两方朱红印，古朴雅致，悬挂在书斋门上。

我爱书画，也喜涂抹，虽属余事，但书斋里则有了文房四宝。案头置着宋澄泥砚（原为一朋友家盖髹之物），花梨笔海、红木镇纸、清瓷印缸。谭建丞先生刻制的花鸟臂搁和单晓天诸家为我刻制的石章，摩挲再摩挲，光滑晶